

女大男大角逐的海滩

黎国璞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内容提要

这是发生在南方一个沿海小城里的故事。

志新和阮仔这对土生土长，亲如手足的街坊好友，眼看着到处都在轰轰烈烈地发展经济，他们也想“下海”去试试。可是平头百姓加上身无分文，要发家致富谈何容易！他们只好加入了收购废品的行列，所谓“积少成多”嘛！志新憨厚、老实，而阮仔则狡猾、多计。不久，阮仔使用自己的积累和社会资金办了“海角珍珠养殖场”。可是没多少日子该场便因管理不善而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万难之中，阮仔火速请来了志新当助手。不料在改选场长时，工人们都一致投志新的票。于是，这对昔日的好朋友便产生了分歧，并闹出了许许多多出乎人们意料的事情……

故事里出现的都是些“小人物”，正因为他们平凡、普通，所以读之倍感亲切，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我、你、他。

喜欢幽默的，喜欢怀旧的，立志开拓的人士读起来更有滋味。

目 录

- 一、 穿州过省得意回 (1)
一纸声明风云变
- 二、 病母杀鸡求神佑 (9)
饥几舍命偷祭品
- 三、 私设公堂审小偷 (20)
忆苦会上闯大祸
- 四、 自摆肉摊遭非难 (27)
深山贩猪结姻缘
- 五、 圩场惊变鸡飞蛋打 (39)
仗义献血死里还生
- 六、 舞狮斗鸡争奇好胜 (50)
招贤竞选浪起潮生
- 七、 财神爷设狗肉宴 (62)
农场长拒昧心钱

- 八、 闹离婚 清官难断家务事 (69)
挖墙根 靓女求亲有图谋
- 九、 街头遭戏 顾后思前伤时世 (83)
登门罚款 讽言冷语气难收
- 十、 要人视察 谈锋犀利难招架 (92)
姑娘失足 改邪归正又何妨
- 十一、 雨夜难归 异性同栖招闲话 (101)
牙关咬紧 干柴烈火苦熬煎
- 十二、 志新上法庭 代人受过 (106)
阮仔坠色网 自讨苦吃
- 十三、 电话施威 珠场风波迭起 (117)
二女扭打 街头险相环生
- 十四、 带队“捉双” 熊伯误作荒唐事 (123)
单骑追贤 场长苦觅顶梁材
- 十五、 豆箕相煎 阮仔逼“老同”就范 (135)
唇齿互卫 亚男劝密友坚心
- 十六、 游子归来 胆战心惊慈母泪 (140)
后门潜入 刀光剑影路难行

- 十七、 司机胡来 屋漏兼逢连夜雨(146)
汽车撞碎 行船偏遇顶头风
- 十八、 势利夫人闻虎色变(152)
争议区长勇担风险
- 十九、 突击质询揭中要害(158)
从容对答掷地有声
- 二十、 病母归山 未雨筹缪理后事(164)
屠刀挡道 族人合伙训恶夫
- 二十一、 好心场长苦吞后悔药(170)
马面司机大闹“非州村”
- 二十二、 薄幸人重修旧好(176)
失足女痛斩残情
- 二十三、 持续罢工 车间架设路障(184)
谈判破裂 亚男无可奈何
- 二十四、 珍珠王逢凶化吉(192)
养殖场柳暗花明
- 二十五、 聪明反被聪明误(199)
各自须寻各自门

- 二十六、 美妞吐珠非怪事 (207)
 阮仔挨打有因由
- 二十七、 “大海西施” 恩长久 (216)
 “情场浪子” 喜回头
- 二十八、 阮仔住院受传讯 (221)
 阿红下跪苦求情
- 二十九、 中途异变 又是山重水复 (226)
 山里来鸿 更添爱怨情愁
- 三十、 满面愁容 原为珠场绞尽脑汁 (232)
 浑身智勇 敢于请命赴火蹈汤
- 三十一、 摩托闯堂 举座皆惊愕 (236)
 区长提携 无私天地宽
- 三十二、 赞助求援 珠场力薄难招架 (240)
 巧立名目 志新得罪电霸王
- 三十三、 舅传丧音 临终悠悠思恋 (246)
 妹送哥情 执手汪汪泪眼
- 三十四、 浪发悲声 一颗明珠沉海底 (257)
 大湾潮涨 千帆竞搏击中流

一、穿州过省得意回 一纸声明风云变

农志新，男，壮族，38岁，现任海角珍珠场场长……

——摘自股东们的检举书

噗——

打开车门有如启开蒸气阀门，一股热浪由外头扑进车厢内。挤在走道准备下车的乘客，一个个汗流涔涔，很多人甚至半张着嘴，象锅炉的排气管那样大口喘气。

农志新扛着大袋小包走上月台。他三十七八，个头稍矮，皮肤较黑，鼻准扁平些，一双大眼珠象刚剥开的龙眼核：漆黑，水灵。他离家已两个来月，此刻从北国到南方，顿感一分陌生，两分亲切。他得眯起眼睛，以适应这片明晃晃的天地：天特别蓝，云十分白，无边的绿树和露出万绿丛中的房舍都亮得刺眼，那一排排玻璃窗口，象一块块电焊的光斑；远处是淡蓝色的海湾。隐约传来沉闷的涛声，仿佛大海也在热浪中声律异常地喘息……

啊，南疆——热和绿的故乡！

农志新在立体交叉的短廊行走。他噙着厚唇，低哼口哨，壮曲《抛绣球》的旋律只能供自己欣赏。镶着几条拉链

的黑色手提包里，有好几份合同书或协议书：珍珠，珍珠贝，珍珠粉，马氏贝蚌肉干……，小宗的四五百元，大宗的成交一、二十万也有。手提包装着农志新走南闯北的成果，装着他的苦乐、希望和追求：

——“花山”公司的老板爷看一看吧，别以为你们财大气粗就可以逼人就范！姓农的就是不当衰仔，自己能整治好自己的珍珠湾。你们死了这条心好了。

——阮仔啊阮仔，你干吗远远见我便绕路走，把头扭向一边？选举场长以来快一年了，还生我的气？我挑担子也是为这百号人的饭碗呀！你仔细观赏这些宝贝合同。怎么样？该高兴了吧？

——熊伯，您老人家莫总用这样的目光盯着我嘛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叨咕汇报我是投机倒把什么的，不怕别人听了笑脱下巴？

——亚男也来接车吧？她风姿撩人，真叫人倾慕。

——哎呀，邪念，还是场长哩，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……

农志新乐颠颠走向乘客出口处。

“哎哟！”前面披长发的姑娘回过头，瞪了志新一眼，志新才意识到，他踩着了别人的高跟鞋。

“姑娘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志新举着手提包，仍然喜形于色。

“神经病！”姑娘加快脚步向前，又两次投来疑惑的目光。

志新还在哼着《抛绣球》。

出口的铁栅栏外，竖着一块很大的“广告栏”。什么

“癌症福音”“包治沙虫脚”“快速治孤臭”，什么“清仓降价，勿失良机”，“进口地龙，欲购从速”，左一张右一张在此集结，可借阳光猛，阵雨多，那些广告很快卷了边，褪了色。唯独有一方大红纸刚贴出，在阳光反射下，象一团烈火在熊熊燃烧，很多乘客为之驻足一瞥。

农志新有随时注意信息的习惯，自然也留连，可是，他的目光刚触碰标题，便象触电似的痉挛了一下：

严正声明

由于海角珍珠场的头头经营不善，中饱私囊，漏洞百出。从现在起我声明退股，追回股金。今后这个珍珠场发生什么事，均与本人无关。

阮十七

“阮十七”是个只会杀猪，不多说话的屠宰个体户。他起三更睡半夜，赚了万把元，全都投了股，期待“母鸡下蛋”。他的股金不算多，但对海角珍珠场的信誉，是个不小的冲击！

好比烧红的铁棍插进淬火缸，农志新突然冷了半截。他口哨哼不起来了，皮包倒过来夹了，在车站广场愣了一阵。他的这个神态，首先被照像个体户的姑娘看中。姑娘笑盈盈迎上来，问声“大哥，留个纪念吧”，农志新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人家已“咔嚓”给他拍了照，马上取出照片，摇动几下，还没完全显影，便交给他：“不贵，两块钱！”

农志新只得付了钱。

这里刚打发走，那边又蜂涌而至。出租三轮摩托车车主手举车票夹：“喂，老同（壮话朋友的意思）坐车吗？”有的还低声补充一句：“多给车票报销！”

志新随便坐上一部车：“海堤路，海角珍珠场办事处。”

“好咧！”后生仔满脸堆笑，启动，车屁股“突突突”冒出一股黑烟。

“农场长，快下车！”珍珠场的龙仔匆匆赶来，脸上挂着汗珠，说话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等一下再告诉你。”

农志新带着苦笑，向车主表示歉意。车主时时挂在脸上的笑纹倏地消失，他冲着龙仔，撩起衣襟一角，拍拍大皮带上的钥匙串，那里吊着一把五寸长的牛角刀：

“老同，抢生意是不是？”

龙仔撇撇嘴唇，嘴角现出一道深深的鼻唇沟：

“想在这里称霸？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？”

剑拔弓张。

农志新劝开他的小兄弟，又向车主陪笑脸：“老同，和气生财啊！不是存心下你的面子，是我……我们家里出了事情。”

“啊？你怎不早说？”车主脸色又阴雨转晴，拍拍胸膛，显出为他人两肋插刀的气概：“赶路就上车吧。白拉一趟也不计较，这点义气还是要讲的。”

农志新感激地点点头。

龙仔把他的经理拉到一边。农志新说：“‘阮十七’的声明我看到了。退回股金就是。现在回办事处看看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得避一避。如今有好几家股东和他们的亲属在办公室静坐示威，非见你不可。你一露脸，就是蜜蜂飞进浆糊桶，给粘住了！”

“那就到我家去。我想听听珍珠场近来的事情。”

“不行不行。你回家也是躲鬼躲入海神庙。‘阮十七’的儿子带着杀猪刀，在你家门口等着退股金哩！”

“呀，到了这种地步？”农志新象牙痛似的，丝丝往牙缝里抽冷气。

“农场长，你不能老在这里抛头露面。快走，先到我的老同家里避几天。我是保镖，不，是保卫干事，要对你们几位的安全负责……”

车主隐隐约约听了他们的谈话，膘了一眼，要把车开走。

“哎，哎……”农志新招招手。

“还想坐？要坐就拉你去派出所了！哼，鬼鬼崇崇的！”车主骂骂咧咧，转移阵地，又寻找新的乘客。

龙仔租了另一部车，穿小街，过短巷，把他的“首长”送到一个新去处：“非洲村”。这块地盘离市区甚远，暂时不纳入城建规划。因此，没有这个城市粮薄的“黑人黑户”陆续到这里云集。当年，倒流城市的“知青”，勒令下放的“专政户”，几次从这里被驱赶下乡，“非洲村”被工人纠察队强行拆烧过两回，但是又顽强地重建了。现在，“非洲村”的居民多是外乡来，弹棉花的、打家具的、捡破烂的、

卖老鼠药的、玩猴子的……，应有尽有，房子全是临时搭盖，有板皮、油毡、竹筴，破席，形状各异，每个窝子的家具用品甚陋。但是，这些都是荒草盖珍珠，每一户的主人都腰缠万贯——他们白天挣了大把钱，或存入银行，或寄回老家，晚上才到“非洲村”歇歇脚。他们集资养了个居民小组长，也到官办的街道居委会开开会，回来贯彻防火防盗，打扫卫生，计划生育。不过爱国卫生评比小组一般也不到这里检查，村务工作很好做。

龙仔把农志新领进一间已经倾斜的油毡棚子，只见副场长阮文勇、技术员吴亚男以及会计出纳，早已在棚子里恭候。志新微笑着——打招呼，他们只是点点头而已。

场长刚坐上塑料小凳，龙仔便走出棚外放哨看风。

棚子里头气氛异常：同事们人人脸挂愁容，沉默不语，偶尔说话也低声细气。志新蓦地感到：此时此刻好象是开治丧会，又象是电影里常见的地下工作者在秘密碰头，心中泛起一阵悲凉。

志新问：“我们还有多少流动资金？”

会计答：“集资来的钱都在珍珠池上投资了，眼下只够发下月工资。”

吴亚男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的珍珠贝明年就有长久的效益……”

副场长阮仔丢下烟蒂，狠狠一踩，打断她的话：

“远水难救燃眉之急。闹事的股东饶不了我们啊！”

志新嘘了一口气，向阮仔投以期待的目光：

“你看怎么办才好？”

阮仔低下头，以食指弹弹太阳穴处，象在作苦思冥想。

突然，他的小眼睛一亮，低声嚷：

“有了！”

“快说。”

“眼下，我们拍买珍珠场还来得及。也只有这条路了！”

棚子里一阵沉默。

志新双手捧着头，急促喘气。

“场长，该你一锤定音了！”阮仔打破了片时的寂静。

“不，不！珍珠场不能拍卖！”志新的嗓门使油毡棚微微颤动。

在座的同事面面相觑。

志新自觉失态，急忙正正衣襟抬起头。为了给部属们打气，给危难中的实业打一支强心针，农志新“吱”地扯开皮包的拉链，拿出数份合同书：

“珍珠场前景好得很。我们与外地已成交了好几笔生意，大家都传着看看……”

副场长阮文勇随手接过，草草过目，没有吭声。他用舌尖舔舔两颗对称的金牙，从前京族后生一旦配对之后，便镶上两颗闪闪发光的金牙，都视其为美。如今观念变了，阮仔几次想脱掉，老母亲都以可笑的迷信理由，在儿子面前哭闹一番，阮仔只好作罢。

阮仔将合同书传给他人之后，那双小眼珠骨碌骨碌转动几下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递给场长：

“志新，情况越来越严重。你细心看一看这个。”

志新拿纸的手在瑟瑟发抖。

阮仔的目光，在志新的脸上和纸片上移动，低声补充：

“这是几家股东扬言要上送检举书的底稿。我费了好多周折才弄到手。”

“农志新，男，壮族，38岁……”那几位陌生的股东，似乎十分熟悉农志新的过去，在“检举书”中历数他从少年起就犯下的种种不轨行为，几乎还段段上线上纲，纵然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。唉！

今年初，农志新邀请参加企业家、艺术家联谊会，他的照片曾上了《经济时报》，他的声音曾在电视机里回荡，成为海滨城的风云人物。没想到命运之神如今又捉弄他：反手之间，面临破产，又要被检举起诉，使他从高高的波峰又沉下深深的浪谷……。

磨难的少年。

艰辛的步履。

严峻的人生。

随着检举书歪歪扭扭的笔迹，往事，又象涨潮般地从他的心底涌起——

二、病母杀鸡求神佑 饥几舍命偷祭品

农志新出身于士司家庭，从少年时候起就有种种犯罪前科……

——摘自股东的检述书

那是农历三月初三。

往年到这个日子，家家都熬枫叶汁，泡浸糯米，蒸五色香糯饭。勒俏（壮语：女青年）和勒保（男青年）染红鸡蛋，准备带到歌场碰蛋求偶。三月三，几穷的人家都少不了这一餐：一碟白斩鸡，一碗扣肉和几样海味。城里和乡下一样。

然而今非昔比。农志新约了同街的小伙伴，赶在涨潮前来到珍珠湾，寻找过节佳品。珍珠湾海滩能吃的东西有的是。滩边有个山洞，发现有斑斑点点的贝壳堆积物，据说是旧石器时期人类的祖先留下来的。珍珠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，仍有无穷无尽的宝藏。

沙滩踩满脚印。农志新、阮文勇和他们的小“老同”（壮语：朋友），赤脚弯背，手持小锄，仔细搜索。谁知偌大一个海滩，被城里、乡里的人们挖了一遍又一遍，什么虎

斑贝、环纹贝、蛇首眼球贝、梨形乳玉贝……凡是能吃的东西都被捡走。就是被阳光晒得发白的死贝壳，也被一些精明的人拿去碎成粉，象胡椒粉那样撒在一碗绿汪汪的小球藻里，成为一碗营养丰富的佳肴。小“老同”们的目光和小锄象篦梳似的把新沙滩篦了一遍，小鱼篓里才有一些贝螺和沙虫，收获已算不少了。

志新蹲在屋檐下，用刀背砸开贝壳，挑出软体物，一只手掌还不时捂住碗口，担心饿疯了的母鸡突然袭击，把碗里的龙肝凤胆刁去一块。接着，他又细细地切碎芭蕉根。芭蕉根又嫩又滑，有嚼头，消化慢，不比吃小球藻，转过背就饿了。蕉根切碎之后，白生生象米粒，泡上枫叶汁什么的，还能显出各种颜色；蒸熟，配点木薯浆粘着，就可代替五色糯米饭。那碗海味汤飘着一股荤腥美味，更是奇妙无比。

阿咪（壮话：阿妈）仍躺在床上。她未到四十，头发乌黑，从前出城挑海货不用换肩。近来不知为什么，还挺秀美的脸浮肿了，两只脚板也象两块砖头那样。往肿处压一压，凹下的手指印，好一阵子才能恢复原状。这几天不得不歇着。她掀开蚊帐的一角：

“仔地！”

“哎。做哪门？”

“看看去。怎么老是听不到鸡婆叫？”

小志新唯母命是从，寻找花鸡婆。这只唯一的鸡婆是农家的骄傲：它个头高大，毛色鲜亮，肚皮象菠萝蜜圆鼓鼓的。特别是两条腿又粗又壮，鸡爪下有两粒厚厚的肉墩。它每天红着脸啼唱一两回，每回下个蛋。因而每到年关大节，花鸡婆都能逃厄运。

“咪，鸡还在。”

“抠抠鸡屁股，看有没有？”阿咪满怀着希望。

小志新张开手，轻轻向花鸡婆走去。鸡婆不但不象前时那样咯咯叫着满天飞，而是钻在柴禾堆里一动也不动。志新抱起鸡婆，感到又轻飘又扎手。他往出蛋孔抠了一下，说：

“没有蛋。”

阿咪神情沮丧，叹道：

“已经好久不见蛋了。”

“我们也好久不喂鸡了嘛。天不下雨，虫子也少了，吃什么？”

“这也是……”

“阿咪，今天过大节，是不是宰……”

“宰你！”阿咪愤愤然地捍卫她心肝上的肉。

志新暗中吐了吐舌头，放下花鸡婆。

鸡婆迟缓地叮食芭蕉根碎粒。叮着叮着来了精神，便站起来，尖嘴不离地地啄个不停，干瘪的胸囊很快鼓胀起来。

在补钉叠着补钉的蚊帐里，阿咪又头冒冷汗，肿脸苍白，连连咳嗽，喘气呻吟。

志新掀开蚊帐，不知所措：

“咪，又怎么啦？”

“你不懂。快去请盲婆婆……”

盲婆是香樟树巷的医术权威，家有祖传秘方，比公家的医务所还高明。

她有求必应，抱着乌亮的小竹蓝来了。她把了脉，看了舌苔，低声对志新说：

“烧火。”